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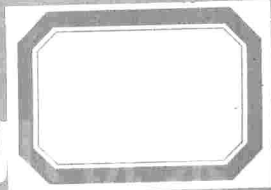
日本惊悚推理

小说集

极至的杀人创意

珠海出版社

日本惊险推理



极至的杀人创意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日本惊险推理小说集. 3/(日)松本清张等著;李重民等译.
—珠海:珠海出版社,2001.8

ISBN7-80607-897-5

I.日… II.①松…②李… III.短篇小说:推理小说—作品集—日本—现代 IV.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52604 号

日本惊险推理小说集(3)

[日]松本清张等 著

李重民等 译

策 划:罗立群 田大军

责任编辑:田大军 陈文娟 帅 云

装帧设计:田大军

出版发行:珠海出版社

经 销: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电 话:0756-2515348 邮政编码:519001

地 址:珠海市香洲区兴业路 52 号 32 栋一单元二层

印 刷:广东惠阳印刷厂

开 本:850×1168mm 1/32

印 张:30 字数:500 千字

版 次:2002 年 2 月第 1 版

2002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1-10000 册

ISBN7-80607-897-5/I·350

定 价:60.00 元(全四册)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由承印厂负责调换

RIBEN JING XIAN TUI LI XIAO SHU O JI

极至的杀人创意

*jì zhì de
shā rén
chuàng yì*

●

[日]

小栗虫太郎 著
曲 铭 译

小栗虫太郎

目 录

xiao li chong tai lang

- 极至的杀人创意…………… 小栗虫太郎 (1)
- 会奔跑的男尸…………… 岛田庄司 (27)
- 肉体的复仇…………… 香山滋 (77)
- 虐待狂的悲剧…………… 山田风太郎 (113)
- 复仇女人…………… 赤川次郎 (143)
- 蝙蝠与蛞蝓…………… 横沟正史 (173)
- 颇费心计的亲子鉴定…………… 山村美纱 (193)
- “交换杀人”的协议…………… 折原一 (217)
- 舞台上的杀意…………… 户板康二 (241)

一 合掌尸体

前搜查局长、现任刑事律师法水麟太郎，眼下正在大伤脑筋。就在刚才，支仓检事来电报告：7月16日早上，普贤山劫乐寺住持——一位颇有名望的退隐画家——鸿巢胎龙氏莫名其妙暴毙寺中。

劫乐寺对他来说并不陌生，法水的朋友雨下石桥村的家就在劫乐寺旁，他是和鸿巢胎龙并称木贼双璧的名画家。从雨下石家二楼的窗子望下去，可以看到两个大池塘，风景优美。或许正因为无心雕琢，整个院子显得分外自然而雅致。

法水沿着小石川清水谷的斜坡走着，左边是一片葱郁，杉树和榛子树在风中摇摆。抬头看看，劫乐寺就在山顶。

寺庙周围是樱花长堤和高约丈余的石墙，通过大殿再往里，就是劫乐寺以之扬名的药师堂。胎龙的尸体就发现于药师堂后面的堂宇之中。周围遍布杉林，今天看起来有些荒凉。

庭院里有一些见方的石头，铺成了弯曲的“福”形，发现尸体的堂宇本身大约四坪左右，上方悬着篆体匾额“玄白堂”。内壁用厚约6分的木板钉死，堂外环绕着两个池塘。而连接这两个大池塘的池沟，呈马蹄形环抱着药师堂，池沟两侧是狭长的土堤，玄白堂四周没有树，但寺庙里巨大的杉树投下一大片阴影，将阳光遮得严严实实，只有上午才会有几分钟晒得到太阳。院子里生满苔藓，散发着湿润的、类似深山老林般的气息。

堂中地面上满布细沙，天花板上全是蜘蛛网，只有龕里供奉的技艺天女等身像，看起来还栩栩如生，可在这种环境中，却散发着说不出的诡异苍凉。庭院里的一块方石头不知为何

来到了天女像边，正好压在蒲团上，更显得鬼气森森。

看到法水，支仓检事点了点头，而他背后传来了现任搜查局长熊城卓吉的粗哑声音：“怎么样，法水君？这个现场一点都没破坏，我可是特意请你来的。”

法水努力做出镇静的表情，但看得出他内心的不安和激动。他弯腰看了看尸体，伸手拨弄着。尸首早已冰冷僵硬，形状怪异，仿佛野兽派的抽象画。他背靠那块大石头，两手合十握着念珠，死前表情沉痛，面朝天女塑像，端坐而死。年龄在五十五六岁，左眼失明，右眼半睁半闭，身材瘦小，五尺来高，但身披紫檀袈裟，脚着白袜，显得颇有高僧风范。致命伤是头顶的锐器伤，部位基本上是在头顶正中。直径半厘米左右，形成一个圆洞，不过颅骨没有破碎，创口四周也不见骨屑。此外没有任何外伤。不仅如此，他的衣服整齐，除了接触地面的下摆沾有泥土以外，别的地方都很干净。堂内不但没有搏斗痕迹，甚至连指纹脚印等线索，也一丝不剩。

“怎样？这具尸体简直像一尊完美雕像吧？”熊城挑衅地看着法水说，“充满谜团的杀人事件，不正是你的兴趣吗？”

“有什么谜团呀？不过是有点新意的杀人创意而已吧！就好像新潮流派画家的作品一样。”法水夸张地伸了个懒腰，“怪是有点怪，这尊完美的塑像瞎了一只左眼，而且，灰扑扑的堂里，只有这塑像一尘不染，这说明什么呢？”

“说明平时没什么人频繁出入这个地方。今天早上8时验过尸了，死亡时间应该在10至12小时前。但伤口中发现了两只白蚁，所以判定死亡时间是昨晚8时至9时之间，据说正好那个时候，这里遭到了白蚁大部队的袭击。”

“那凶器呢？”

“还没找到。据说这双木屐，是被害者昨天穿着的。”

堂中右侧,是那块似乎从庭院中搬过来的大石头,它和院子里的石路之间是一溜脚印,雪地靴子的脚印。而那双木屐现在躺在院子里,似乎有人在那里脱下它,又光脚进了屋。

“在黑暗中走路,人就会小心翼翼,一步一步地,身体重心也会自然前倾,脚印势必比平时要深些。”法水作着说明,然后取过检事手中的卷尺,量起了雪靴脚印长度,接着对熊城说:“你认为杀人第一现场究竟在哪里?”

“不是很明显吗?”熊城迷茫地看着法水说:“就是我们看到的地方。被害人在院子里脱下木屐,光脚进了屋,接着,穿雪地靴的罪犯从他背后实施了暴行。不过当然没有这么简单,整个过程还隐藏着很多特殊布置。”

“布置?”检事听了这个煞有介事的词,似乎觉得不太像熊城的口气,笑了一下。“不过的确是存在某些费尽心机的布置。其中之一就是死者双手合十,也就是说,胎龙死后,凶手花费了很大的力气,很多的时间,将他‘制作’成那种姿势。”

法水没发表意见,他重新走到尸体身边,用卷尺测量着头颅。“熊城君,帽子尺寸将近8英寸,也就是65厘米左右,相当大。当然这个数字不见得马上就能派上用场,不过记下来吧,说不定什么时候就用得着。”

“只有一样可以确定,凶器是某种尖锐的凿状物。而且凶手似乎不是用尽全力砸向胎龙,而是狡猾地瞄准脆弱的头顶心,用足力气攘了进去,这样能使被害人迅速死亡。”法水镇定自若地说。

另两人轻声叫了起来,“好个残忍的凶手。”

法水接着说:“我的证据就在于,猛烈砸击之下,必然发生骨折现象,创口也会呈现不规则边缘线,但这具尸体不同,伤口周围的裂痕延伸到楔状骨,边缘居然呈现比较规则的圆

形。可见，这个创口不是瞬间打击造成的，而是费了相当时间，用力旋扎进去的！注意，凶手选择了头顶，就是因为这个地方比较脆弱，容易扎得进去吧。”

“可是，那样的话，被害者就应该有非常痛苦的表情才对！”检事紧张地听着法水的判断，等着他的回答。可此时，熊城打断了检事。

他冷冷地说：“不过我要汇报给法水一个新情况。事实上，昨天晚上这里出现了两个胎龙住持！信不信由你，胎龙的夫人柳江说，昨晚 10 时左右看到过住持，当时他就在药师堂中诵经。不过只是看到了背影。”

“那你就说说你调查来的情况吧！”

“昨天晚上 8 时左右，被害者来到药师堂，焚香诵经，然后就没再回到本堂，今天早上 6 时半，寺仆浪贝久八在玄白堂内发现了他的尸体。可劫乐寺除了每月四日及菩萨生日等时候以外，都不对外开放。搜遍全寺，也没有翻墙进院的痕迹，讯问了周围人家，也没有人说曾听到过叫喊或不正常的声音。另外，胎龙除了和歌和宗教界的朋友外，跟别人很少交往，实在找不出什么仇家，而近三个月以来更是很少出门，根本没遇见过陌生人。所以，基本可以认为犯人就在寺内，再说，犯人穿的雪地靴其实也是胎龙的东西！”说到这里，熊城咳了几声，又接道，“法水君，稍微想想，我们这些老警察，也不得不佩服对方犯罪手段之严密了吧？”

法水认真听着，也说：“犯人一定就在寺内。你刚才说，胎龙将近三个月没有出过寺了？那么，按我的判断，就只有一种解释了，……”他的眼睛流露出做梦般的神色，凝视着空中。

“你想到什么了？”熊城好奇地问。

“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我好像一个考古学者，发现了一

片胛骨,从而推断出了整副骨架的大致轮廓而已。”

“你的意思是……”

“我说的并不是类似指纹之类可以以之直接调查凶手身份的线索。而是像我刚才所说的,针对犯罪方式或杀人技巧的推理,围绕尸体有很多谜团,一一解开,就可以追寻出罪犯——靠我们的头脑!”

“您别开玩笑!”检事说,“要知道我们掌握的东西实在太有限,到现在连胎龙真正的死因以及凶器都无法判断。如果真像你所说的,那么胎龙面部就应该有痛苦和恐怖的表情残留。”

法水凝视着检事迷惑的脸,用手一指尸体说:“答案在这里。你看看他,或许这具尸体的层层疑云,其实包裹的只是一个事实——而我们一直都忽视了他的面部表情,难道不像幸福的殉教者吗?教堂圣画或者佛教故事里那种。我以前去国外的時候,不是给你们寄过明信片吗?其中大概有西斯奇那教堂风景吧!米开朗基罗的《最终审判》很不错吧!想起来了?绝望而愉悦,临终的殉道者,似乎陷入了一种恍惚状态。”

“那么,是催眠术?”熊城好像恍然大悟地说。

“不是!要知道胎龙将近三个月没有出门和人接触了。能够对他施加催眠的人,只怕寺内还真找不出来!或许有人会说,他可以在三个月前就接受一种特殊的延迟性的催眠呀,但据我所知,要接受那种催眠,必须有特殊的体质和被催眠的习惯。”法水慢慢说着,“其实我的推理,出发点相当单纯简单。你们第一眼看到这尸体时有什么感觉?要使他死得如此平静无痛,在杀死他的肉体之前,就必须先杀死他的心灵。而要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不能用冷冻法和力学方法,也没有凡人能够运用解剖学原理去影响他的大脑。所以最后我设想,有人使胎

龙患上了心因性疾病,也就是一种精神病。你们不要笑我胡说八道,仔细想想就知道很有可能。凶手逐渐逐渐影响胎龙的精神深处,最后使他陷入了那种悲壮的恍惚状态,这个过程可能很长,但凶手有足够的耐心和时间,终获成功。熊城君,能理解我这个匪夷所思的判断吗?要破案,只有弄清楚齿轮之间咬合的方法,然后才能找出隐秘的凶器和狡猾的凶手。”一口气说完,法水无力地吐出一口长气。

“不过还有一个问题,那就是胎龙死后身体的僵硬程度,支仓怀疑在尸体尚未僵硬之前,凶手就动了手脚。而我却认为,尸体若不是很快僵硬,反而不能说明为什么会保持那双手合十的动作。”

熊城显出迷茫不解的神情,一直沉默着。而支仓检事露出怀疑的神色,说道:“我另有个发现。你们看,天女像头顶斜向上五寸左右的墙壁上,有三个小洞。用直线可以把它们同尸体的脖子相连,虽然好像不是特意挖出来的洞,但是凶手很有可能利用这几个洞来设置一个效果颇佳的松弛性整形装置,当然这只是我的一点推理,我认为如果僵硬化不是在死后立即就开始的话,那么就需要这么一套设计来帮助凶手完成现场的布置。”

“我刚刚也注意到了,而且,每个小洞旁边的蜘蛛网都破了,”法水转向熊城问道,“审问有关人员之后,有没有什么收获?”

“找不到任何有杀人动机的人啊。而且他们看起来都惊慌失措,一点不像装出来的。若是其中真有凶手,那他可是个好演员。看来这个案子让你也觉得棘手了吧?要不,你再去审一次看看?对了,刚才从一个叫厨川朔郎的西洋画学生房里找到一把雕刻用的锥子,尺寸和尸体头上的洞正好符合。这个学生

是寄居在寺里的。”

几个人一起走向大殿，路过池塘时，他们都注意到，隔壁雨下石家的漂亮小楼正好在池塘中映出倒影。

打开大殿左边的拉门，就看到屋中地面上铺满乌黑木板，大约四坪见方，走过阴森森的起居室，转过走廊，就看到厨川朔郎的房间了。

厨川朔郎不在屋里。里面除了巨大的座钟、画布、西洋画用的水彩染料、书籍和一只没了外壳的手提录音机以外空空如也。屋子的主人为了配合搜查，已经到隔壁柳江夫人的书房去了。柳江书房不远，只要从起居室左门走到外走廊，就可以看见。对面是寺仆浪贝久八的厨房，和朔郎的房间隔庭相望。那条走廊拐角还和好几间僧室相通，而走廊就终止于平时僧侣们进出房间的小门处。也就是说，人们从任何房间都可以直接来到走廊上，因为昨天以来一直很冷，所以，每扇纸门都关得很严实。

柳江夫人的书房里，有一个穿着绘画工作服的青年，沉默地抽着香烟，他就是厨川朔郎。年龄二十四五岁，留着学美术的人特有的半长发，面孔清秀，仿佛西洋雕塑中的大卫一样，但肩膀以下却好像靠体力吃饭的人，肌肉十分发达。

他看看法水，微笑了一下，说道：“终于有个明白人来了。我可是很惨哪，等法水先生出马等了好久了，真是受不了熊城的疑神疑鬼。就因为在我房间里发现了一把锥子，而且从我的窗户跳出去，越过灌木丛就可以直接到达玄白堂，所以我就成了他眼里的最大的犯罪嫌疑人。呵呵，要说锥子我还有不止一把呢，可惜现在都找不到了！无论我怎么解释，熊城他都不肯相信。好吧，那我就把昨天晚上我的活动汇报一下。4时从学校回来，然后一直在屋里读高更传记，7时去吃晚饭，9时多出

去参加了一个诵经活动,10时多回房,就这些。”他说得简明扼要而干脆,显得镇定自若。

法水看着屋中异样的装饰,木门上面,贴着古典风味的立体版画。画的是扮成蜘蛛精的戏子梅幸,他的右手伸出,指尖吐着银亮的蜘蛛丝,铺成了扇形,末端一直延伸到旁边座钟下面,和格子窗相连。

“哈哈,这幅画完全是江户时代的风味啊!”法水第一次开口对朔郎说话。

“是啊,柳江夫人是那种有家底的大户人家的女儿,她的品位与众不同。这是她去年年底委托我画的,用的银丝可是相当昂贵的小道具。”

此时,窗外传来沉闷的钟声,零点半了。那是朔郎的房间传来的声音,那个与他的房间不太般配的巨大座钟。据说那个钟是去年回国的美术教授约贝先生留下来的,可柳江书房墙上的挂钟告诉我们,实际时间是零点32分,只是挂钟没有报时装置而已。朔郎的钟慢了2分钟。

接着,朔郎有意无意地把话题引向了胎龙夫妇的疏远之上,他攻击了夫人一顿以后,说了些颇令人感兴趣的事实。“今年年初开始,住持的生活就十分寂寞和痛苦,而三月以来,住持更是常常两眼发直,莫名其妙地丢东西,时时发呆,还跟我们说,他总是做噩梦,梦见自己身体里有一个小侏儒,在慢慢向外爬,要爬到寺僧慈旭的脸上去拔他的胡子,一根一根地,等拔完了,就剥了慈旭的脸皮藏到怀里去。从住持有异变开始,这庙里的气氛也越来越不对劲了。发生昨天晚上这样的事情,真是劫数。或许就是住持自己的精神力量造成了惨案也说不定。”

二 一人二角

朔郎走后,法水等人紧接着要在书房里讯问柳江、僧侣空达及慈旭、久八等人。但第一个接受问话的朔郎显然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如果厨川朔郎是犯人的话,他也是个有出色表演才能的罪犯。只有毫不内疚,并且怀着恶作剧心理行凶的人,才会有这种表演的本事。而且……”

“而且他还知道些别的,只是没说!”支仓检事打断了法水的话,法水点了点头。

“熊城君,这锥子可能是凶器的一部分,但一定不是全部。因为至今为止我们还不知道凶器究竟是什么样子的。”

然后,法水凑到那幅画前面,仔细地看,突然,他伸手把画像右眼亮闪闪的膜片取了下来,“真够奢侈的,用的居然是云母宝石,可左眼却没有。你们看,左眼没有亮片吧?”法水正说着,拉门响了,胎龙之妻柳江走了进来。

她曾是个半红不黑的歌手,前夫是梵语学者锹边来吉,他死后才嫁给胎龙的。身材保养得很好,一身黑衣,皮肤白皙,令人同时感觉到40岁女人的热情及她天生的冷傲,说话很平静,无法使人对她产生哪怕一点点对于孀妇的同情心。法水礼貌地向她表示慰问,然后询问了她昨天晚上的行踪。

“我从下午开始就一直呆在起居室里,到7时30分左右看到我丈夫穿上雪地靴走了出去,不一会儿他又回来,告诉我说他要去药师堂祈祷,然后他就带上慈旭走了出去。”

“这么说,那双雪地靴是胎龙穿去的?可是,他明明穿着木屐呀!”熊城大为惊讶,本来,他一直以为雪地靴是犯人作案时

穿着的,而现在看来,那一排脚印竟然是住持自己的,那么,犯人的脚印又到哪里去了呢?

法水却仍然不动声色。

他还安慰着熊城,“熊城君不用担心,很快这些谜都会解开的。夫人,当时您的丈夫和平时有什么不同吗?表情啦,说话的语气啦,有什么异样吗?”

“没觉得有什么不同,不过他好像还穿错了空达的木屐吧。他们走后过了15分钟左右我听到慈旭回来了,他还咳嗽了几声,而空达当时正在大殿旁边的小屋里和丧家商讨追悼会的事。我丈夫这两天一直喉咙疼,不能读经,只能默念,昨天他没回来吃晚饭。我每天晚上10时多都有散步的习惯,昨天那个时候我也去了池边,路过药师堂,正好看到丈夫的背影,那也是我最后一次看到他。”

“不过按照我们的推断,那时您丈夫已经不在人世了。”

“这一点,您不能要求我作解释吧?”柳江还是那么冷淡,“我的确看到他的背影,我既没说谎,也不是幻觉。”

“那么,药师堂的门是开着的了,不然您无法看到里面的胎龙。”熊城说,“可是慈旭却说,他离开时把门关得好好的。”

“那时候香烟缭绕吧?据说胎龙很喜欢焚香祷告。”法水问了个似乎无关紧要的问题,“您发现什么不对劲没有?”

“烟好像比平时少得多。我丈夫坐得也和平时一样端正,别的,实在没看到什么了。”

“那么,您散步回来的时候看见他了吗?”

“回来时我是从药师堂后面走过来的,大约11时30分左右,听到我丈夫的房间传来了脚步声,我以为他是那时候回来的。”

“脚步声?”法水也大吃一惊,“他的寝室在别处?”

“是啊，不能不提一下最近两个月以来我丈夫的情况了。”柳江终于露出了一点女人的本性，她的声音开始变得哀怨而无奈。“不知他什么时候受了怎样的精神打击，最近总是心神不宁，白天坐着发呆，晚上不停地说梦话，身体迅速消瘦。上个月开始，他更是每天晚上都跑到药师堂里去，疯了似地虔诚祈祷，而且还搬到别的房间去了。”

“怪不得，另外还有个问题，门上版画的左眼本来就是空洞吗？”

“不。”柳江不以为然地答道：“前天早上还有云母片，昨天应该没有人进过这间书房。”

“明白了。”法水忽然变了口气，颇为严肃地问：“您刚才说昨天晚上出门去散步了，可昨天非常冷，夜里更是凉得厉害，您恐怕不仅仅是出去散步吧？”

柳江的表情一下子僵硬了，她好像碰到了有生以来最大的难题，面色煞白。

但是法水只是瞥了她一眼，竟没有追问下去。

柳江离开以后，熊城狡猾地笑着问：“不用问，你也知道的吧？”

“是吗。”法水含糊地应了一句，岔开话题说：“可是真像啊！她的脸，真像药师堂里的技艺天女像。”

“法水君，您为什么对画像左眼那么感兴趣？”支仓检事问道。

听了他的问话，法水像是突然想起了什么似的，拉着熊城迅速走到门边，拉开门说：“我们做个实验吧。设想一下，昨天晚上，有人神秘地破门而入，导致画像左眼里镶嵌的云母片脱落……”

法水率先站到门槛上，用力推了一下木门，木门发出巨大

声响，慢慢开了。熊城也站上去一起用力，这样，木门却不发什么声响地滑动了起来。站在一旁观看的支仓检事点了点头。

“怎么样？支仓？我们推拉木门的时候版画也震动了？就是这种震动使左眼的云母脱落了。熊城君大概有 90 公斤重，而我刚才一个人用身体去推门时，却无法让门无声无息地滑动开去，原因就是我不够重。要做到熊城君那样，侵入者不是朔郎这种大块头，就是两个以上的人。”

空达大约 50 岁左右，和胎龙一样瘦小。交谈之下就会发现，他其实是个颇为狡猾而精明的和尚，能说会道，巧舌如簧。容貌好像金刚罗汉，皮肤却又通红，不得不承认，他的外表令人很难生好感。

他说，自己昨天晚饭后一直和丧家葛城的来客商谈为死者超度念经的事，后来又和葛城家的人一起去了外面采办必需品，10 时多才回到寺中。最后，空达又整整衣襟，用威严的口气说：“这次事件不是俗人能侦破的，是老天安排的。”

而接下去他说的事，真的带着三分鬼气。

三月的一天夜里，月亮出来没多久，大约是 8 时多吧，突然慈旭和朔郎跑了过来，告诉大家玄白堂里出现了妖异的神迹。天女像头顶上出现了一圈光环。胎龙和空达将信将疑地跑到玄白堂里，却什么都没发现。于是，这件事就成为寺中一谜。但那以后，胎龙整个人都变了，没日没夜地陷入了思念和怀疑。

“不过，刚才朔郎一点都没提到这件事呀。”听完空达的描述，法水略带讽刺地说。

“我知道，那小子只把那事看作谁跟他们开的小玩笑，没放在心上。但在这寺里的确出现过科学无法解释的现象。”

“这么说，天女像后面的光环不止出现一次了？”